

驾驭想象力飞翔的“天才少女” 大学生渡澜出版“2022最奇妙小说集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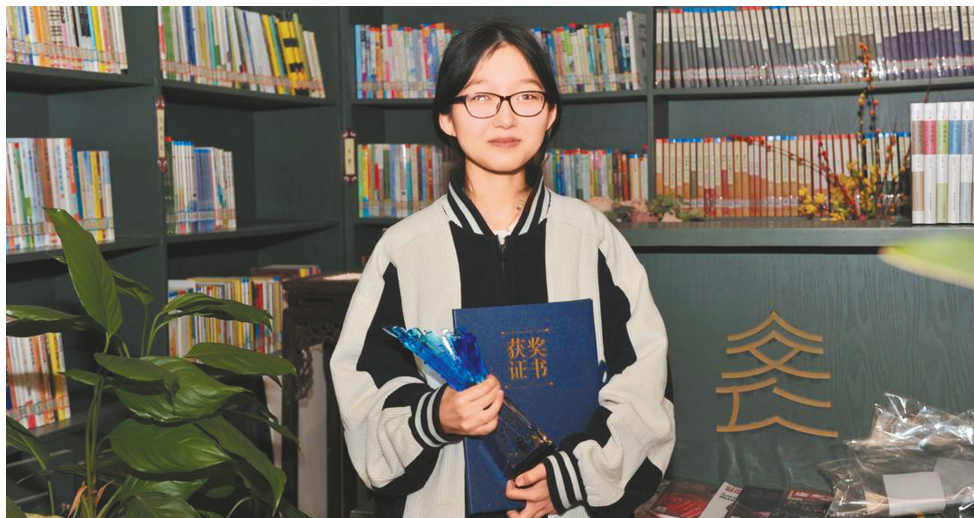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说家的旅行》： 看三岛由纪夫 如何环游世界

苏格兰诗人罗伯特·斯蒂文森曾这样写道：“没有一片土地是异域，只有旅行者才是异邦人。”由此可见，“旅行”或许并不仅仅与地理上的概念相关，人的行为显得更为重要。新时代的旅行书写会是如何，我们或许还不得而知，但阅读经典的旅行写文本，从中汲取营养、增加阅历，或许是保持好奇心、怀抱希望的一种方式，也是寻找自我意义、寻找共鸣并探索自我在世界中定位的途径。

作为广东旅游出版社“番外旅行文学经典文库”的首本出版物，三岛由纪夫的《小说家的旅行》虽然不是厚重的虚构巨制，但经由旅途中的种种趣事，这本书向读者们展现了旅行书写的美学维度。通过一位旅人的文学之眼，在海地、纽约、威尼斯、熊野等众多美景之中邂逅属于“美的反面”的事物，开启一场专属于小说家的思索之旅，以印证他的美学观点。

三岛由纪夫是世界知名的小说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，而繁忙的他同时也是相当活跃的旅行家。他环游世界各地，并于1951年至1960年三度环游世界。

在《美的反面》一文中，三岛这样写道：“对于那些名传遐迩的众多美景，譬如风景、美术馆、建筑、名山、大川、湖泊、剧场等等吸引目光的刹那之美，旅人很快就感到厌倦了。早在出发之前，我已怀抱着一个桀骜不驯的梦想，盼望此行能够邂逅这世上最丑的东西，甚至连‘丑陋之美’也称不上的彻底颠覆美学感受的东西。然而，再没有比定义美学意识、美学感受更困难的事了。美的标准，并非俯拾可得。既然没有绝对的美，也就没有绝对的丑。这个道理谁都懂。”“这趟旅程，我不再刻意寻找‘美’了”仿佛是一句宣言，是对三岛极致追求的注脚，无论是在人烟荒芜之处，还是繁华都市，他总能看见暴烈的、扭曲的、生机勃勃而摇摇欲坠的“美的反面”。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渡澜在成都安仁领取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。陈羽楠 摄

时，她发现汉字具有如此大的魔力，似乎字与字一旦相遇，就会长出血肉，生出呼吸，产生心跳，甚至发出尖叫。这样的发现，让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与汉字有关的书，她甚至单单因为喜欢汉字，而将一张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从头读到尾。

渡澜父母都是热爱读书的知识分子，对她的教育非常开明，促使她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。渡澜的阅读量大惊人，几乎囊括大部分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。或许，不受世俗影响的少女情怀、清纯明净的童年印象，对文字的极度敏感，再加上大量阅读，使得她的天才得以发挥出来。这一点也得到渡澜本人的验证。

“无中生有”的文学虚构能力

渡澜高中时就喜欢写东西。那时她的笔记本里写满小说和诗歌。“当时主要是模仿一些喜欢的小说，在晚自习开始之前，将作品传给同学们看，大家都很喜欢。有的还传到外班去了呢。”渡澜说。她想，如果能打印一本自己的诗集，“同学们用‘再斟满一杯’的动作翻阅，是多么可爱的事情呀。”她去了一家打印店，发现身上的钱只够印一本。她甚至有点担心打印机被气坏，“一本书就让我们动起来，太累了！”返校的路上，渡澜想，如果将来能有出版社出版她的书，该多好啊。

2022年2月，渡澜的第一本书——短篇小说集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，作为十月文艺“未来文学家”书系的第三本作品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里面有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《声音》《味火》《坏脾气的新邻居》《威风老虎》《凉肴》《圆形和三角形》《三丹姐姐的羽毛》《美好的一天》《金甲虫》《去看鸟喂跳舞》11个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都植根于自然，茂然生长在草原的风里，奇异想象乘风而来。有网友评价：“大概也许可能会是2022年最奇妙的小说了。”

很多年轻人刚写作时，往往是写自己或者身边熟悉的人或事。但渡澜的文学面貌是如此“奇特”，离她自己的生活很远，至少从外观上看就是如此。这种几乎是“无中生有”的文学虚构能力，并不是谁都有。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当封面新闻记者将这个问题提给渡澜，她的回答是，自己也不确定，“可能是因为好奇心？还有阅读。”

内蒙古幅员辽阔，草原壮美，大河浩荡，有大兴安岭的青山隐隐，也有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漫漫。我们或许没法完全弄明白，草原、自然、想象力、敏感度、阅读在这个蒙古族年轻女孩身上，是如何互相起了化学反应，最终让她写出一篇篇超出常人认知的小说。但至少我们知道，她驾驭想象力的翅膀，正在文学的王国里，自由飞翔着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以寓言性与现代性标新立异

出生于1999年的渡澜，是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，马上就要本科毕业，会继续读研。3年前，她的文学才华被所在大学的写作课老师、作家安宁发现。在安宁的督促下，渡澜交出四个短篇小说。安宁读后大为惊喜，“我每次阅读她的小说，总是担心，那种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的魔幻想象，会随时将她瘦弱的身体给炸飞掉。尚未满20岁的少女渡澜，就已在她的小说中呈现出梭罗所提出的天人合一、万物交融的和谐诗意之美。这样对自然天生的哲学认知，加上肆意汪洋般的魔幻想象，当它们同时在渡澜尚未发育的孩子一样的身体里喷涌而出的时候，我有什么理由，不将她称之为‘天才少女’？”

自2019年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至今，渡澜出现在公众眼前不过3年，她的小说以特立独行的寓言性与孤绝野蛮的现代性标新立异。已经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等知名文学期刊发表作品，获得第二届《草原》文学奖新人奖、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·新锐奖、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双子星奖、2021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年度新锐作家等诸多奖项，成为备受期待的新一代文学新人。

她对文字“疼”有真实痛感

渡澜的才华是从哪来的？虽然天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分析性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细节感受到她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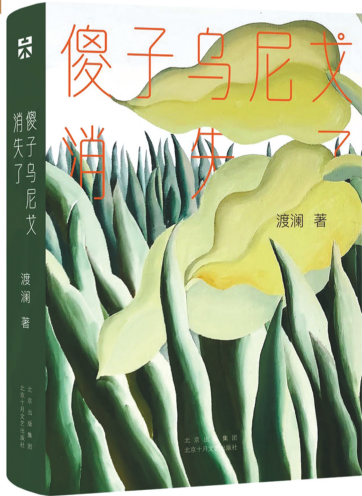
安宁记得渡澜讲述的一个字的故事。读小学时的某一天，语文老师教了“疼”这个汉字，尚未对世界有太多认知的渡澜，竟然注视着黑板上的“疼”字，全身疼了许久，好像“疼”字的灵魂一瞬间刺穿了她的身体。也就是那

“我的房客乌尼戈，在一个鼯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。虽说他消失了，但我几乎每日都可从他身边路过。只要我愿意让自己的思绪驰骋在一条回忆的轨道上，他便无处不在。”这是渡澜短篇小说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中开篇的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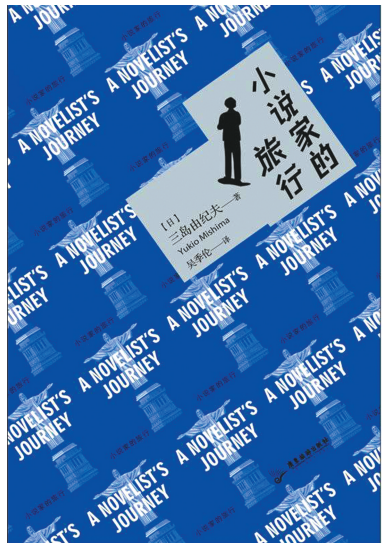
她接着写，“乌尼戈仰躺在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旁，迎着阳光，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。他的掌心长满了小巧玲珑的草，里面蛰伏着草爬子。每一个关节腔里都有蚂蚁在建造新的宫殿。乌在他额头上产卵，山羊在吃他影子上的草。他竟能与自然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这可爱的场景令我心醉。他依旧是初次见面时的‘漂亮男孩’，生命仍然一如既往地缓缓前行。这就是他一生都在听从其召唤的命运。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——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。我并未停下脚步，心中一片平静，就像看到跃出水面的鱼儿又坠回了水中。”

沛然的异质化想象、高密度的诗性语言。很多文学圈人士看了渡澜的小说，都用了一个词——惊讶。作家林白说：“渡澜的文字令人惊讶：蓬勃与衰败混杂、坚硬和鲜活并存。她明亮激越又冷郁沉着……”作家李西闽说，阅读渡澜的小说“是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，陌生、神秘、爆燃的想象力。”

刚读渡澜的小说，既会被文本中绵密、机智又富有诗意的言辞所震惊，也会对其小说面貌的“异质性”感到无所适从。这也是很多先锋文学的特征。但如果进入她的世界，会发现，她那些翻空出奇的比喻，童话寓言般的人物行为逻辑，是如此的自然。她说，荒诞的外表之下，“每一篇小说里都有我对现实世界的思考。”



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



《小说家的旅行》